

# 蓬萊歌劇團一九八四年大公演

84學留記 51

## 學留記

### 劇中人物：

- 甲、李連台——不台譯意識
- 乙、陳水雷——花之公子
- 丙、許鉄牛——老寡婦人
- A 蔡天福——模範留學生，後為協會會長
- B. 林秀芳——女留學生，後成為賢妻良母
- C. 金進財——新移民
- ▲ D. 金宝珠——進財嫂
- E. 牧師——台語教會的

### 第一幕 出國——為什麼？

北背景：紐約甘連連機場旅客出口處

李連台(以下簡稱李)：(看錶，等人，嘆氣)呀！慢快  
要一點鐘了！

陳水雷(以下簡稱陳)：取不是咧！這些草草人，為  
了省那二塊錢，坐這「已慢」的包机，  
實在！安不是為了查其嬰仔，我那有  
美國時間再等人等一點鐘的 (Time is money)

李：我叫李連台，這位先生貴姓，也要接人？

陳：

我叫陳水雷，我要接我的未來的妻子了。

去年冬天，我回去相親，看查某嬰仔，批了百多個，圓的扁的都有，其中這個我直叫甲音，但是看起來伊沒什甲意我，我給她寫十幾張燒滾的 Love Letter，伊只有甲我冷甚之回一張明信片。二、三日，前接到媒人婆仔的信，講伊要來美國，我只知利用這個机会，大下功夫，步步盡展。這個查某嬰仔，水又伶俐，以後一定幫我賺錢，那甲娶起妻作某，我以後腳得可以起起來。

李：

你要水又要令賺錢，大款又要滿攞，卡打拚到！不，你瘋狗，那與今年，一天，你款又要攞棉被過年。

陳：

無問題，無問題，這遍，猫混入牛角，是穩答。

許秋牛（以下簡稱許）：

（每之跑進來，向陳）包批到了沒有！

陳：

親係剛到，咳，這一人還沒有出車。

許：

好加在！（對李）喺，你敢是李連台嗎？你心未接人！

李：是呀！你敢不是「鉄牛真巧，怎么今在這裡碰到你呢？畢業以後都沒有見到你，聽說你在當兵時，為了說一句「番薯仔吃茅仔」，被記一大過，不能出國，你現在何處高就？

許：我現在在耶魯大學，我用一台50元的破車，討學於趕車，半路輪胎爆了。入紐約的時，又遇到「劫案」，快到批場時，真衰，又吃一張「票」，結果慢了一些錢，想買一車，也飛去了。

李：是不是那位故鄉的阿花呀！還是我替你寫 Tom Leung 那個校花，那陣時，賺你好几碗牛肉麵，我在你的 house 裡，替你添了銀多，在本真料，又加了銀多味素，不知你有追到否？

許：呀！那都是古早時代的代誌啦！麵都被你白白吃掉了。這位是阮庄禮，另外一位政治系的，真水哩！不知追得上否！喂！你是要接什么人，是不是要接那位在追你那個家教學生的大姐？

李：不是啦！我要接阮庄禮那個蔡天福。

陳：出來了！出來了！（東張西望）

「蔡天福替林秀秀搬行李出來，水雷、新牛迎上，互相寒暄」

林秀秀（以下簡稱林）：（對蔡天福）多謝你。（對陳）陳先生，你怎麼也來了。

陳：仙人自有妙算，不然怎能當美國的超級博士？

林：（對許）：許先生，真不好意思，害你跑那麼遠來接我！這是你媽之叫我帶來給你的鹹魚仔、菜甫、私筍干。

許：不好意思是不合宜啦！不過你實在有厲害，一叫叫二個，而且左飛机，馬上就又釣一個。

蔡天福（以下簡稱蔡）：喲！「新牛仔」老朋友不要這樣啦！我們只是因飞机互相照顧而已啦！（對B）媽已經有二個人接了，應該沒什麼問題了，以後在學校大概还有机会見面，再見。

「陳、許爭着提行李下場」

蔡：天福仔，你不是高考試元，命命去台灣電力公司，你不是講要去攪電柱，不要攞查某，也不要出國。

蔡：男子漢，大丈夫，講不出來，就是不出來，但是此法度，還是擋不住，一聲就溜出來了。

李：是什麼漂亮的查某嬰仔，是你擋不住。

蔡：不是查某嬰仔啦！是咱的政府和社会啦！讀書的時，真想呆，天之反攻大陸，去吃頭路，才曉得日子難過。高考科又有什麼路用，咱不是國民黨，又不是大官的兒子，所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今工作有你的份，但是要升等，領功勞，卡早去睡覺。我仲同時有三個人去念電上班，一個是官仔兒子，大字不認，威風凜凜，另外是一個國民黨的台灣人專門拍馬屁，工作都是我左做，結果考績他仲二個一個伏等，一個特伏，現在都已升官，而我 pass 而已，真不服。

李：你不滿意要出來，怎麼不跟我單單去講明。

蔡：你不曉得，現在要出國多麻煩，要補豆腐，考豆腐。

李：補豆腐，考豆腐。

蔡：補托福和考托福啦！這得辦出境，而且我聽

說你近來直一活動，安全人員都會去你家，聽說  
 聽說名比郵局樓上，有百人專門替人看信，看  
 情書，順便檢查看有沒私設有，我若寫信  
 給你，給你講這些歪哥，不合理的事情，我想  
 你收不到，並且我大概現在已在火燒島吃  
 免錢飯啦！

李：(嘆氣) 呀！這就是咱的政府。像我實在也沒  
 做什麼，只不過在同仰令卡熱心而已。現在弄得  
 俺老爸那個公務人員，幾乎不能當了。也因為  
 你出來總是比較卡自由，也才有機會看一看  
 在臺灣看不到的東西。

許 (進來)

李：喲！缺牛仔，小姐呢！

許：真羨，和那個爭，不一定会輸他，看那副行竊形勢也  
 不一定喜歡他，偏之我的老爺車將不動，才被他的新  
 車載去了。

李：你待在那裡，我替你 Jump，大家老朋友，也還沒有開  
 學，今晚就到我那裡，吃牛肉麵，喝燒酒，配  
 土豆，還是你自個要去 Bar 吃「羊肉」。

「大家下場」

第二幕 學生生活——甘苦談

(開幕時地吳在天福(A)之學生宿舍，蔡天福

在幫李連台理髮)

蔡：呀，你這個頭，那親像 Hippie

李：唉，慢矣，你是剃頭髮，或是在「拔草」。

蔡：老李，這次理完，就是博士了，這一次是  
最後一次替你理髮，頭路也有，薪水又好  
以後我看就去被美國婆仔給你摸頭壳了。

李：博士那博士咧！這粒芋仔頭還是給老朋友摸  
卡慣習，你進來怎麼樣了？

蔡：這學期是無閒，選三科再加實驗，昨晚變到  
三莫才回來，等一下吃飯飽，又得去，後個月  
又要考 Candidate，那考不過一書事就收帳囉！

李：沒咧，你的成績又好，老板對你也不壞，應該沒  
問題，緊啦，這學期拼過去，考完 Candidate，  
再來只剩一論文就比較輕鬆了。對？那個  
林秀美，她對你真不錯，看你一個古之古，古意且

吃三碗公半，追查某隻的却有一套，聽說你又壞。

84 學留記 58

蔡：沒什麼別，只是朋友大家互相幫忙照顧而已。這個中她實在可取，伊比我更無用，伊讀政治系，*Computer* 很多科都得補修。伊沒獎學金，得去餐館打工，時時也得 *run program* 到三更半夜。

李：你還記得不記得以前在追 ~~林秀英~~ 那 ~~位超級博士？~~ (蔡：還記得啦)。他這次回運會，回名講學，兼相親，他是學考古的，現在却在台灣吹牛是 *Computer* 專家。

蔡：唉！那種人實在令人「吹氣」，什麼研究飛人的竟然也吹作 *Computer* 專家。台灣那男人也聽得耳朵又下下，對了，近來有缺牛的消息沒？

李：聽說伊拿了一個 *Master* 去南部吃頭路，買一輛全新的 *Mustan*，伊講舊車女孩子不生，所以買新車好載女孩子。這是 ~~X~~ 那陣子的消息。

(林秀英進場)

林：喔！你他又在剃頭了，看你(手指向連台仔)快西卡借博士了，還理這種「碗公頭」，應該去理一個卡

水的頭。(對蔡說)我的 program 還是不可動。實在太急死人。專理髮理好了。拜托幫我再看一看。看我的 bug 在那裡。今晚若還出不來。明天就交不成了。

李：哩，石才你擺假仙，來這裡叫天福仔幫你抓出。我想不只她此而已罷！

林：你敢多講話，我只需要碰天福仔的手一下，你的頭壳都崩一個大洞，給你好看一下。

李：啲啲，慢着，慢着，這個博士頭怎可以前一個洞，叫我如何去考士言！

林：(若有所思) 啲啲，你仲是在煮什？有燒焦的味道。(衝入禮面看，又出來) 呀，牛肉都快變成火炭，天福仔當時仔也變得那以大方，一色惹仔也甘實素菜，緊刺，緊刺，我來作菜，專理好了就可吃飯。

李：天福仔，你實在福氣到，不知，有一們這什漂亮的女朋友替你奉飯，我看起她要來伴，某！

林：(作嬌羞狀) 喂你再託講，我就給你好看。

蔡：不知我有一個福氣沒！唉呀！刺一個洞！

李：唉呀！真命嘍！「拉某」，第二幕完畢！

第三幕 新舊移民——觀念思想之異

(時間為數年後蔡天福與林秀英也結為夫婦)

地莫在蔡天福夫婦家。開幕時李連台每

蔡天福在下棋)

林：(由幕後發聲)你他三個棋下完了沒有！人老快

要來了，卡緊給我客廳收一收，桌頂碗擦一

李：軍，抽軍，拔起來，死棋。

蔡：輸了，輸了，老李仔你的棋步越來越厲害了。

李：你他今晚是還有請別人？

蔡：沒有什人，只有我五嬸波女的孫媳婦的女兒

與女婿，他他本來在臺灣開一家工廠，現在收一  
起來，全家移民來美國。

李：嘩，就是頂回你講用5芳在 *Burlingame* 買一間房子那例？

蔡：就是頂回你講用5芳在 *Burlingame* 買一間房子那例？

蔡：是拉，就是伊，喂，卡失禮，我入去桌頂擺

台，你生之隨便看之雜誌。

(天福仔下台，連台仔生於客廳看雜誌)



林：沒啦！一個單而已（然後向男士仙）你仲在些聊？  
宗輝仔我仲進裡面試（双之下場）

蔡：進財仔：近來按怎？一切順利沒？

金：來美國好是好不過還有個感覺不方便的地方，  
已經來半年了，英語也是突來突去，美國人聽有那嘆  
連自己也不知講些什麼，好加在有帶妻兒來也有機  
會講台語話吃台滷菜，你仲來卡久，大概吃漢  
堡啦，乾土撒無問題啦，我很想知道你他的生活  
怎以過。

蔡：對李徽笑同款了，阮是來卡久一矣，英密也突來突去，  
白人到底走白人，咱台港人到底也是這港人，唉每日上下  
班週末載團仔些上提琴，鋼琴，跳上舞，這大概普通  
人的美國生活，好加在咱有同鄉會，協志會等之這  
些活動可參加，生活比較卡有意思。對？你記  
得我仲莊裡那個阿狗嫂？他的雜貨衣衣和  
那幾甲田做得怎以樣了？

金：雜貨衣衣是普通普通了，阿狗嫂實在直以  
可憐，做加馬死也沒有什以利sun，田裡的失也找  
不到人來sō草也肥。

蔡：找無人，Dau 脚手？

金：是啊！在咱草地現在撥馬有一些日本時  
代的人他敢也作失？

蔡：日本時代的人？

金：是啊，六七十歲那些才三十二和歐巴桑，  
少年的擺去高雄，台北工廠去做工卡  
好Tam吃啦；連阿狗嫂仔的子女鬼也去高  
雄加工區做女士，不愛住鄉下。你我也  
都來美國？對了，天福仔，李先生任仰  
這些留學生，念完書怎麼都不回去報効  
鄉里？

蔡：咱自己的層，那能說不回去。博士論文寫還有幾  
就先向台海的青年輔導會申請要回去教  
書，幾乎超過半年以後才寄一張船票來  
叫你先回去再說，想起當年大學剛畢業，  
一個辦之也有「包慢」的泡札可坐來美國，  
等到快要拿博士，肚子有氣也時，政府用  
三葉船票叫我們回，並且也不一定有路路。

李：這些講起來却是「話頭長」，慢之你自己也  
合體合到，金先生，你以沒有特別的例子？

金：我們剛才不久還請你他多指教。

李：這裡台灣人的社區有不少活動，有長年奉命，有台語教會，青少年的會，同鄉會與協志會，你們都可去參加，多認識些朋友。

金：勸志會！好親你聽了，是不是多獨立活動的，參加好像不妥當？既參加那個叫做「台灣同鄉聯誼會」那裡有免費的電影可看也有跳舞舞會，麻雀腳，過年過節又可看飛龍之舞唱歌表演，搖籃來唱歌作戲，不過我怎想不通，那裡面都是講廣東話與北京話，<sup>作話</sup>怎麼聽得懂的，唉呀，也不管那口多。

蔡：你他的孩子如何，都安插好？習慣不？

金：我們孩子，盡量都跟美國孩子在一伙，這樣以後講美國話才標準。但是很多美國白人孩子不喜歡迎跟他的在一伙，所以孩子們都跟一些墨西哥或老黑人孩子在一伙，我很怕我的大女兒去拘到一個黑人的還有美國很多孩子有壞的習慣，如吸毒等，我也很擔心。

李：孩子要給他一個好的環境及正當的朋友與娛樂，尤其十歲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更重要，這裡的迦南島境

教會他他的主日學。及各種的團契都辦得很  
好，大家身先死。互相關心。去那裡做禮拜對  
大人孩子都不錯。

金：聽領事館的人在講。說講台已經的教會。還是不安  
去。我們都去美國教會，但他用英語講道。  
沒有翻譯。我們又聽不懂，所以有時也得用很  
遠的路程去國語教會。

李：這其中的謠傳有很多。教會，大家常要  
在一起。才會互相了解。互相照顧。互相團心  
咱的故鄉

林：(由莫甲役聲)大家請入來用飯吧

蔡：請大家進去用飯。我們慣之再聊

(全體演員下場)

——第三幕 莫甲役——

第四幕中大團結——互相幫助

(開幕時她坐在金家客廳，進財坐在客廳抽煙，喝茶看報。電話鈴響，宝珠仔由幕後出來接電話)

金太：喂！是啦！秀玲，你怎麼了？什麼！車子被撞了？  
嗟呀！每次叫你小心，你都不聽！什麼！你受傷了，頭壳流血！好，好，我叫你爸去緊去。

(轉向進財) 進財仔，趕緊呀！秀玲打電話來，說車子被撞了，頭壳流血，現在她在太平山下的停車場，我佢趕快去看她。(停下來，猛想起) 對了，車子她開去了，我佢怎麼去呢？

金：秀玲出車禍了，沒車也得想辦法拜托朋友幫忙啊！

(二人忙着查電話記錄簿)

金太：在這裡，同鄉聯誼會的電話 338-8888，  
怎麼有這樣怪的號碼？參，參，參，緊卡了

金：(打電話) 喂！台灣同鄉聯誼會的辦事處嗎？  
什麼！「不聽聽」(用廣語) 請你叫一個會講台語的來聽電話，什麼！「不聽講」(用廣語) 啊呀！  
誰不急死我了，明是是台灣同鄉聯誼會，怎麼廣東仔走之出來(掛掉電話)

(宝珠仔再找電話求救)

金太：這裡，中美協調會的電話 555-8484，又是怪號碼，什麼 Jon Jon Jon 要死，要死，不管定，打去看。

金：

(打電話，用台灣國語講) 喂，協調會嗎？我姓金，是剛從台灣撤來的。我女兒出車禍受傷。我仲在這裡沒有熟人，可否請貴會幫個忙，或介紹就近的同胞協助我仲？什麼！你仲不管這些「雜七雜八」的事，那請向什麼才算是「正五正六」的事？什麼，去報警請救護車？我要是英語講得通，也不用麻煩你仲了。(氣呼呼的掛掉電話，並自言自語)  
(改用台語) 駛他鬼的，他祖公要起靈厝，出錢我有份，安宵防衛武器飛批，出錢我也有份，税金也按時照數繳清，現在我仲有事，却如此！(又嘆息，又無可奈何)

金太：

進財仔，<sup>啊啊，對，對，對！</sup>打電話拜托天福仔幫幫忙。

金：

平常也沒有常與人往來，有代誌才找人，不知好勢否？(再打電話) 喂，天福仔，我是進財，阮秀玲出車禍，現在在「大」之停車場，我仲沒有車子，可否麻煩你來載我仲去一趟，宝珠是急死了。

84年留記 18

蔡：(在電話中，可由幕後發聲)秀玲在K-Mark 停車場，我他有一位陳姓同鄉住在那裡附近，我先打電請他先去處理，並送秀玲去我他另一位同鄉黃醫師的診所驗查看之，進財仔不要多事了，我馬上去你處，對？迦南教會的牧師正好來探訪我，他聽到這事，也非常關心，要我去你家。

金：多謝 (與卡累來) (與宗琳二人急得走來走去等天福仔)

(天福與牧師進場)

蔡：進財仔，宗琳仔，我來介紹一位是牧師了。

金：牧師，多謝你來，與關心我他(親切，感激的與牧師握手)

牧師：這是應該的，金先生不要急，一切都令平安的。

蔡：我打電話給老陳，他聽到了，不願吃飯，碗放下馬上就去了，我有留下你他的電話給他，以便聯絡。那麼我他大家趕快去看之吧。(大家正要走，電話鈴又响)

金太：(宗琳仔接電話)喂！是了，你要找蔡天福，有了

(向天福仔)天福仔你的電話。

蔡：喂，老陳，哦！輕傷，已經由黃醫師處理好了。  
多謝，多謝！（轉向大家）老陳打電話來，  
講秀玲的傷不要緊了，已由黃醫師處理好了。  
等一下老陳要用車送秀玲回來，關於車子被  
撞之事老陳也將對方的保險公司之資料抄  
下來，以後可慢之來處理。進財，宗珠仔你仲不  
要煩惱，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金全：講起來，還是咱自己人才能互相照顧，  
同心。

金：這次實，王直，多謝大家的幫忙，與同心。  
代誌一發生，無論乎中認識與否的同鄉  
都那么的積極的幫忙。要來美國以前那些  
聽來的消息都不正確。實在真多謝大家  
那么的進裡面坐之喝杯茶吧。

「皆大歡喜，一起進入後山」

—— 全劇畢 ——